



猶

見

狹

餘

黃錦樹 著



猶見扶餘

黃錦樹 著



##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猶見扶餘／黃錦樹著．－初版．－臺北市：麥田出版：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14.07  
面：公分．－（麥田文學；277）

ISBN 978-986-344-124-3（平裝）

857.63

103011566

麥田文學 277

# 猶見扶餘

作 者	黃錦樹
責 任 編 輯	林秀梅
校 對	莊文松 吳惠貞
副 總 編 輯	林秀梅
編 輯 總 監	劉麗真
總 經 球	陳逸瑛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4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5樓 電話：(886) 2-2500-7696 傳真：(886) 2-2500-1966、2500-1967 麥田部落格： <a href="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http://blog.pixnet.net/ryefield</a>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臺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141號11樓 書虫客服服務專線：(886)2-2500-7718；2500-7719 24小時傳真服務：(886)2-2500-1990；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09:30-12:00；13:30-17:00 郵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E-mail： <a href="mailto:service@readingclub.com.tw">service@readingclub.com.tw</a> 歡迎光臨城邦讀書花園 網址： <a href="http://www.cite.com.tw">www.cite.com.tw</a>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駱克道193號東超商業中心1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E-mail： <a href="mailto:hkcite@biznavigator.com">hkcite@biznavigator.com</a>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M)Sdn. Bhd】 41, Jalan Radin Anum, Bandar Baru Sri Petaling,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 9057-8822 傳真：(603) 9057-6622 E-mail： <a href="mailto:cite@cite.com.my">cite@cite.com.my</a>
設 計	蔡南昇
封 面 題 字	陶玉璞
排 版	宸遠彩藝有限公司
印 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2014年7月1日 初版一刷

售價：NT\$320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86-344-124-3

城邦讀書花園

[www.cite.com.tw](http://www.cite.com.tw)

## 目 次

如果父親寫作	0	0	5
陽光如此明媚	0	3	9
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存目）	0	0	0
螃蟹	0	6	9
追擊馬共而出現大腳	0	8	1
猶見扶餘	1	0	5
我家附近有隻狗叫「去岬賽」	1	3	3
如果你是風	1	4	3
的外邊還有	2	6	9
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	2	0	5

另一個結局（〈婆羅洲來的人〉）

最後的家土

跋

附錄：

沒有查禁／黃錦樹

在或不在南方：反思「南洋左翼文學」／黃錦樹

寫在南方：黃錦樹「馬共小說」的文學史鐘面／駱以軍

3  
0  
7

2  
8  
3

2  
7  
7

2  
6  
9  
3  
9

猶見扶餘

黃錦樹 著





## 目 次

如果父親寫作	0	0	5
陽光如此明媚	0	3	9
南洋人民共和國備忘錄（存目）	0	0	0
螃蟹	0	6	9
追擊馬共而出現大腳	0	8	1
猶見扶餘	1	0	5
我家附近有隻狗叫「去岬賽」	1	3	3
如果你是風	1	4	3
的外邊還有	2	6	9
那年我回到馬來西亞	2	0	5

另一個結局（〈婆羅洲來的人〉）

239

最後的家土

247

跋

269

附錄：

沒有查禁／黃錦樹

277

在或不在南方：反思「南洋左翼文學」／黃錦樹

283

寫在南方：黃錦樹「馬共小說」的文學史鐘面／駱以軍

307

## 如果父親寫作

父親過世十多年了。

父親死亡那年，香港九七大限，也是我以二十九歲「高齡」在台灣找到平生第一份穩定的工作的第二年。

十多年來返鄉的次數不多不少，但上墳的次數很少。

猶記得有一次恰好在清明節前夕，么弟好意要載我去看。她說。大意是哥哥還沒去拜弟弟不能搶先之類的。之後我就再也沒去上墳了。

返鄉的時間不對，沒有大馬駕照，不方便麻煩親人。如果他還活著，也八十多歲了。以他的煙齡，勢必一身病痛。

近年也頗想以父親的口吻寫一個「車大炮」的家族史故事。但腦中浮現的，卻是個黯淡、緘默的形象。

前些天我曾把那感覺以分行的方式、修修補補的寫在筆記本上：

有一股懷念的印度煙味

腳踏車澀啞的鈴聲

父親來告別

嘴角笑得很勉強

他看起來非常疲憊

好像走了很遠的路

途中缺乏休息

頭髮糊著黃泥，臉上有疤

衣襟上有土有血跡

他喘得像一台

一直踩也發不動的

鏽透的老機車

我為他備了白長壽

但火一直點不著

清明的雨悠長的下著

(那年我們合作掏井

也是那樣一身泥巴)

因為戰爭

他連小學都沒有唸完  
脖子上母愛的繫繩

至死猶套著

就那樣被釘了樁

像一頭牛

還有一圈圈的

是為人父的

責任的環鍊

我不知道他是否  
有過夢想。許是  
像一根剛點著就掐熄的煙  
突然

就被困在那樣的人生裡

像小水塘裡的鱧魚

像一篇寫壞的散文

像不斷朝向過去的未來

如果父親寫作

他會有個全然不同的人生

偶然讀到父親那代人寫的散文，童年時經歷日本南侵的惶恐，在膠園裡跟隨他們的父母割膠，過著貧困的、不知何日會翻身的日子。

我想如果父親也寫作，寫出來的文章，大概也是那個樣子吧。質樸的，沒有任何裝飾音，直接從回憶中提取他們認為值得一談的，卻包含了太多太多的省略。

原以為是黑白照，卻是炭筆素描，文字沒法傳達出那複雜的感覺。如果父親要能寫作，他必得喜歡讀書才行。

因此他那因日軍南侵而中輟的小學三年級的學業，在日本鬼子終於滾蛋、學校克難的恢復後，他會堅決回去上課，雖然那時已十五歲。

長了喉結，變聲公鴨嗓，在班上鶴立雞群，甚至比老是唸白字的林老師還高上半個頭。他不會在意自己超齡生的身分，不怕被比他小的小孩嘲笑「大人讀小孩書」。

他會用最短的時間補回那失去的三年八個月。

那幾年，他和他的父親曾被日本警察帶到派出所囚禁了數天，被毆打、灌水，多半是被哪個漢奸胡亂指認的。

鬼子找花姑娘。他的母親，連同他的幾個姊妹，白日都藏到灌木林裡去，驚恐的忍受蟲蟻咬一身癢。

男丁們也擔心送飯時被鬼子的走狗發現。

晚上返家時，徹夜擔心鬼子突擊檢查，留心狗吠，隨時做好從窗口跳出去的準備。

身為獨子，倘若他堅持要唸書，大字也不識一字的父母鐵定是全力以赴的支持的。那他的個性需再強韌些，必須更有主見。

首先必須對抗母親的溺愛，活動範圍免於被她圈定在伊母愛的視線內。母親，一早目送他徒步出門。白衣人影消失在樹與樹間了她還在發怔，目光沒離開過最後遮蔽了他身影的那棵樹。當他不在家的時間越來越長，她幾乎是終日惶惶不安的，手邊不論忙著甚麼腦子都想着兒子。多次砍柴險險讓右手砍傷了左手，砍香蕉莖時也差點壓著自己，走路走進路旁的小溝，以致忠心耿耿陪在一旁的長女都要搖頭。

他需要朋友，譬如同樣出自膠工之家的超齡生阿德、阿丁，和單親、靠祖母賣糧養大的小黑。

他必須獨自走三哩的山路，因學校畢竟在鎮子邊郊。

父母的警告他謹記在心：倘若敢和「三星仔」來往，就不讓他唸書，而是和父母、姐姐妹妹一道到芭裡割膠、飼豬。

日本鬼走後，英國鬼很快就回來了。日本香蕉票成了廢紙，三年裡一家人工作所得，那些賣雞豬掙來的錢，一夕都沒了。但甚麼也攔阻不了他上學的意志。

有一天，他父親砍樹時不慎被壓傷，敷了草藥，在家裡嗯嗯哎哎的躺了七八天。他也因此有幾天沒去上學，在家協助日常的勞作。

第四天早上，小黑他們即根據他以前的描述摸索著到膠林裡來看他。那時天剛濛濛亮，起著大霧，他和母親、姐姐專注的割著膠——撕扯開膠絲，沿著前日的舊跡，鋒利的膠刀俐落的往下拉拽，帶出一層薄薄的勒皮，蟠曲著、折斷、墜落。膠汁先是小顆粒湧出、膨大，連結在一起，即沿著斜斜的溝道往下流。他快速抓住、五指一轉，拔出陶製膠杯裡由剩餘膠汁凝成的膠皮。

那時，狗突然厲聲吠了。

他和家人都看到霧中有三個身影。

心下一凜，全身繃緊：三星仔？

大而圓的蛋黃般的日頭從他們身後緩緩昇起。

「免驚，阿母，是我同學。」

他們臉上露出陽光般的笑容。穿著和他一樣的工作服，腰間綁著膠絲桶，帶著膠刀。

「我們聽說了。」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學堂很快就知道了。」他們手腳的俐落也超乎他的想像。「老師要我們來幫手，也希望你可以早日回去上學。」此後數日清早，他們都來幫忙——也都是忙過了部分家裡的工作之後。好讓他午後可以回到學校，雖然仍需提前返家。一直到他父親慢慢恢復。

父母對這幾個同學的印象都很好，稱讚他們「古意」，也體恤同為「艱苦人」。

花一年的時間他補完了小學課程，其時聽聞附近的華文中學增設初中部，他即向父母要求讓他唸初中。父母開始時並不答應，因為華校的學費高昂，又怕他心野了抓不住。但他們是拗不過他的，畢竟是唯一的兒子，他的意志是不可對抗的。漸漸的，他們帶他去聽北方來的老師激昂的演講，邀他參加他們的讀書會，以致經常夜歸。激烈的討論殖民地馬來亞的未來、華僑及兄弟民族在這塊土地的未來、如何終結洋人壟斷資本及華人資本家的持續吸血。

讀甚麼書呢？

讀《呐喊》、《子夜》、《家》、《共產黨宣言》、《鋼鐵是怎样煉成的》、列寧《論殖民地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

天都黑了，飯菜都煮好了，母親都還等不到他歸家的身影。剛開始伊會到半路上等他，而遭到斥罵——兒子和丈夫都罵她。兒子嫌她煩，丈夫怕她被壞男人欺負。然而沒有人可以阻止她的憂心，她甚至一再遊說丈夫不如別讓他唸了，以各種各樣能想到的理由——經濟的、安全的、不知哪裡聽來的亂七八糟的理由——與及她能想到的撒手鐗——「他是你唯一的兒子啊！」不料丈夫好像也犯了傻，根本不理會她的嘮叨，只指一指楊桃樹下那窩自家母雞帶大的小雞，說：「你自己看，小雞大了也要自己找吃。」但她想到的是，大白天，石虎常常當著她的面叨走雞，大小勿論，還目露凶光，狗牠也不怕的。晚上是暮傷（gua musang 果子狸）悄無聲息的潛入，叨走雞鴨。伊也曾因此病倒，發燒，夢囈，但女兒給她燙兩顆化